



# 虎口餘生的信息

● 王弼福  
douglas0809@yahoo.com.hk



這隻老虎，不是「苛政猛於虎」的那隻，而是「馬路如虎口」的那隻。

事緣今年四月底五月初我們一行逾十人，往台灣續辦性文化研討會，去年在台北辦，今年則在台中、台南、高雄三區舉辦。第一天在台南辦一個較大型的研討會，第二天兵分兩路，一路上台中，一路下高雄，兩地同時舉辦研討會。其中高雄那隊早上還要在所教會中講道。我屬高雄那隊，問題出在崇拜開始前半小時。

車子停在十字路口的一旁，大家下車，因為開車的兩位台灣同工要確定一下教會位置。原來教會就在附近，兩位同工叫大家上車。一位香港傳道人沒有意識到台灣是開左軚車，看著右邊的馬路就過馬路，說時遲那時快，碰！他在我正前方被電車撞倒。所有人都嚇壞了。司機被電車壓到大腿，但還能走動，後座乘客無恙，而那位香港傳道人被撞得迷迷糊糊，坐在路旁。

然後那位司機及他的女兒開始罵我們，是的，撞到人的人在罵被撞的人，兩位台灣同工就一直調解。而我們同時掛心的是：被撞的傳道人是當天的講員！這該如何是好？當天我負責當翻譯，手上有他的大綱在，大家想必必要時由我當講員。什麼？傳譯員拿著別人的講道大綱就可以當講員？這是哪門子講道？嚇死我啦！

幸好隨行還有一位牧師，他說他手中沒講章，腦中有講章，由他即時改講題和經文就可以了。崇拜即將開始，就這樣做吧，我即時舒了一口氣。我和數人先上教會，其他人留在案發現場（這時警察已到），那位被撞到的傳道人則留在車上繼續迷迷糊糊。

講道即將開始，大門突然打開，其他人都來了，包括那位傳道人，看來事件已得解決。傳道人還目光呆滯的說他可以講道。

真的可以嗎？不過我們已站在講台上。他講一句我翻譯一句，由於他音調變得平板，我只好多加兩錢肉緊，還不時加些動作；有時候他講得沒頭沒尾，我就加頭添尾；而當他突然停了兩秒時，我就血壓升高，擔心他突然暈倒時，我要不要拿著大綱講完這場道。

終於，講道在暗潮湧湧中完成，愛筵時該堂的信徒還大讚講道內容很好，很有得著，他們從未聽過這類題材（那次講題是「耶穌與同志的一次假想接觸」）。事後傳道人說：那時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講過什麼，只知道要把信息講出來。而我們，當然相信這是上帝的特別保守（傳道人只受了點皮外傷，並無大礙），那是上帝是在虎口下要他傳講的一篇信息。

（作者為區聯會編輯）



隨著日子過去，「沙士」疫症肆虐的記憶似乎正在香港人中淡化，但是在我這個新手爸爸的心中，這事件卻是個不滅的記號，因為我的「三仔」（屋仔、老婆仔和BB仔），都和那個時空密不可分。話說二〇〇三年三月，當我和太太好不容易熬過那長達五、六個月的「作小產」日子（註：內子曾兩度小產），沙士這個不速之客卻闖進我們所住的淘大花園。我家雖然離重災區E座頗遠，但是親眼目睹封廈行動，得悉一個又一個孕婦染病、倒下，若非有主同在，何來平安？意想不到的，內子的公司給她一段「自我隔離」的有薪假，而我倆也在眾多親友張羅與建議下，到了外母家去渡此危機。

長話短說，我們在外母家待到五月，便遷返淘大，而孩子也在六月中旬出生了。當時再沒有沙士新症出現，但醫院仍然執行嚴格的預防傳染病的措施，當醫護人員將孩子從手術室推出來，我這個可憐的爸爸，只能隔著玻璃箱

看他十分鐘，就被勒令離開。我還很記得，我是如何努力地在那十分鐘，將我孩子的面容印在我的心上，彷彿要把時間停留在這期盼已久的第一面上，因著防感染的措施，我要待孩子出院的日子，才能再見他的面。

孩子出生的那一年，確實是香港社會多事之秋。市民自回歸以來對政府的不滿，在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和沙士事件的效應下，達到沸騰之境，七一遊行五十萬人上街，宣洩不滿、反映訴求。我這個新手爹地在七一當日除了在教會主領祈禱會，也與一眾平日不多談論政治的弟兄姊妹擠在維園，走在五十萬人中間。那個回歸紀念日，不是親子日。

為人父母的，多數期盼孩子能活得平順，在一個安定的環境下成長和發展。但是，每一個孩子都有分於他的時代，從成孕的一刻、在母腹的時候，這個社會就有不同的事情衝著他們而來，非父母所能掌握。從最基本的健康衛生問題，到學校教育的制度和運作，以及長大後的事業人生，孩子的生命都與他們的時代密不可分，就如你和我都不能逃避這個時代的挑戰一樣。因此，我們怎樣在面對種種挑戰中領受上主的恩典、在這一代的人當中奉事神，願意我們的孩子也這樣行。

（作者為北角堂傳道）

# 孩子！你有分於這時代！

● 陳劍雲

lkwchan65@yahoo.com

# 聖經中的方言與現代的方言



● 蕭壽華牧師

編按：靈恩教會追求聖靈工作的熱切態度，是今天眾教會所欣賞的。靈恩派牧者和信徒的一些美好生命見證，更值得我們學效，為他們感恩。然而他們對靈恩問題的某些看法，是傳統福音信仰教會看為沒有聖經基礎，甚至是不合乎聖經的。北角堂蕭壽華牧師在該堂今年三月舉行的「我們如何看靈恩追求與靈恩彰顯」的聚會中，有很好的分享，本系列七篇文章源自當日筆記，稍經剪輯，版權為北角堂所有。

五旬節聖靈降臨的時候，門徒被聖靈充滿，「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，說起別國的話來」，又「講說神的大作為。」（徒二4、11b）。方言是神賜予人的一種超自然的語言能力，讓人可以用一種自己不認識的別國語言，來講述神的大作為。

有人根據哥林多前書十三章1節，認為方言也包括了「天使的言語」——一種不屬於地上任何民族的「屬天」語言。然而十三章愛章所強調的，是即或人有至高超的恩賜，若沒有愛，便算不得什麼。其中所論及的「萬人的方言」、「天使的話語」、「明白各樣的奧秘」、「全備的信」等之前，都加上「若有」的字眼，即以一種假設有的基礎來比對愛的重要性。經文並不是說有人可以說萬人的方言、天使的話語、明白各樣的奧秘等，因此不能根據這經文而推論出，當信徒以一種不屬人間音的所謂「天使言語」說話時，便是說方言了。

事實上，每當聖經記載天使顯現向人說話時，全是用人所能明白的語言，並沒有用「天使的話語」。哥林多前書十四章13及27節提及，在聚會中有人說方言時，便應「翻」出來（同一個字曾在約九7、來七2出現，意即「翻譯」translation）。從這個字的運用來看，保羅所想

到的，必然是一種正式的語言，是可以翻譯出來的，而不是一些天上的音律，或是幾個激昂但只是不斷重複的語音。另一方面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四章21節也引用以賽亞書二十八章11至12節說：「主說：我要用外邦人的舌頭和外邦人的嘴唇向這百姓說話；雖然如此，他們還是不聽從我。」他所指的方言，明顯地是一種講述的人本身不認識，但是屬於某個地上民族的方言。

然而若有機會多聽靈恩教會的信徒講方言，便會發覺他們所用的語音十分相近，就好像是彼此學習一般。部分靈恩領袖會開設培訓班，教授信徒如何領受方言恩賜。他們會建議一些樣板式的語音，鼓勵學習者在開始時重複這些音調，再自由啟動這恩賜。事實上，縱使沒有接受訓練，若所屬的群體都講方言，而講方言會被認為是一種「屬靈」的表現，那麼為求與群體認同，個人在其中會很快「學會」講方言。

多倫多大學語言學系教授William Samasin曾經以五年時間，在多處不同文化的基督徒群體（包括傳統五旬宗及現代靈恩派教會）或大或小的聚會內，觀察他們的信徒所講的方言，分析這些語言的結構。他的結論是：「方言在某方面似是某種語言……但撇除這些表面的雷同之處，方言基本上並不是語言。」（*Tongues of Men & Angels*, New York: Macmillan, 1972 xii, 227）——倘若這些方言不是語言，也就不是聖經所談的方言。

（作者為北角堂主任）

（「聖靈恩賜與靈恩彰顯」系列之一）